

第五章 結論

19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就曾推論說，陸上力量的中心位於歐亞大陸，而位於歐亞大陸中心的中亞，是「歷史中的地理樞紐」，並進一步提出「地理決定論」的經典表述：「誰控制中亞，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冷戰結束後，國際戰略格局產生變化，俄羅斯的領土範圍不再包含中亞，中亞地區呈現權力真空的狀態，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國際強權為追求全球霸主的地位，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強權爭奪的場域，展開一場以中亞地區為場景的「新的大競賽」。在這場競賽中，俄羅斯、中國和美國是主要的競爭對手。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指出：「在廣闊的歐亞中部高原以南有一個政治上混亂，但能源豐富的地區。它對於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國家、以及最南部地區那個人口眾多，有意謀求地區霸權的國家來說，都有潛在的重要意義。」¹美國作為冷戰後國際社會中的超級強權，為了維持優勢，中亞成為對美國具有重要利益的地區，因此美國自然希望中亞地區能夠逐步進入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勢力範圍。

美國以經濟援助計畫作為政策性工具，藉此對前中亞國家的民主與經濟轉型施加影響力，使其擺脫俄羅斯的控制。在軍事方面，美國藉由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與「中亞維和營」，將中亞納入北約軍事安全體系，由此形成機制化的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藉此突破俄羅斯對中亞安全事務壟斷的局面，擴展美國對中亞地區的軍事影響力，以達到美國對中亞的戰略目標：「支持中亞各國對俄羅斯的獨立傾向和民主化進程，排擠俄羅斯的勢力；抵制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滲透，削弱伊朗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主導能源開採權，將其作為美國 21 世紀的戰略能源基地；把中亞納入美國的 global 戰略之中。」

¹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3—47。布熱津斯基，台灣翻譯為布里辛斯基。

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中亞國家在地理上連成一片，中俄將中亞視為戰略緩衝區和安全屏障，當然不希望中亞地區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壓縮到本國生存發展的地緣戰略空間。中亞國家和俄羅斯、中國為彼此在歐亞大陸地理上相連，在促進國家發展上有許多的共同利益。

蘇聯解體前，中國與蘇聯的未定邊界就是兩國間發生衝突的隱患，對於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中亞國家都面臨政治與經濟轉型，中國則處於改革開放的過渡時期，因此，和平解決邊界爭議，維持國家週邊環境的安全穩定，為國內的政經改革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是各國共同的利益。

此外，中亞國家獨立後，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等三股極端主義勢力，在中亞國家內部逐漸滲透，成為影響中亞國家安全穩定的主要威脅。而俄羅斯的「車臣分離主義」份子，以及中國的「新疆維吾爾分離主義」份子都與中亞地區的極端主義份子互通聲息。因此，對於俄羅斯、中國和中亞國家來說，打擊極端主義勢力是地區性跨國間的問題，需要各國的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安全。

再從經濟方面來看，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在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上有很大的互補性，特別是在天然資源方面；中亞國家是內陸國家缺乏出海通道，原本就高度依賴俄羅斯提供對外運輸管道，而中國漫長海岸線，可提供中亞國家資源及貨物對外運輸的管道。藉由加強區域經濟合作，能促進彼此產業結構的調整並舒解各國某些產品短缺的情形，進一步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

由於俄羅斯、中國和中亞國家之間在各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促成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對中亞國家來說，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同時與中國和俄羅斯加強合作，不但可利用俄羅斯來減少與中國合作時的壓力，也可平衡中亞國家在與美國等西方勢力交往時，對其提出的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顯示出，俄羅斯在法律意義上承認中國在中亞的利益，並藉由與中國合作，共同抗衡其他意圖在中亞地區佔有優勢地位的國際勢力；而中國則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正式將地緣政治勢力伸入中亞。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這意味著在俄羅斯和中國希望藉由此一機制，共同維護彼此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俄羅斯與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與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競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

然而，不過三個月之後，發生了震撼國際社會的911事件，在冷戰之後又再一次徹底改變了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美國以阿富汗反恐戰爭為理由，透過大量的經濟援助，取得了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基地。

美軍進入中亞的戰略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防止阿富汗出現新的恐怖主義發源地。此外，經由軍事和經濟合作，影響中亞國家的政經發展；再者，打破俄羅斯控制中亞及裏海地區石油和天然氣輸出的情勢，將其導向有利於美國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透過在中亞的軍事基地和北約，從東西兩面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向東結合東亞10萬美軍，從東西兩面牽制中國。美軍駐軍中亞使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形勢產生變化，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時各成員國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上海公約」，可以看出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就是打擊三股惡勢力。但是在美國發起的全球反恐戰爭中，上海合作組織並沒有立刻發揮作用。許多分析家因此認為，這個俄羅斯和中國結合，共同抗衡美國在中亞影響力的機制，已經宣告失敗。但從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來看，2001年的「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僅是宣告原本結構鬆散的「上海五國機制」，轉型成為正式的區域性合作組織。2002年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之後，才使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的各項合作取得法源依據，成為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政治行為主體。在2004年，組織架構下的兩個常設機構，「秘書處」與「地區反恐機構」執行委員會正式啟動之後，上海合作組織才正式成為能夠健全運作，發揮作用的組織體系。

美國駐軍中亞的確造成上海合作組織的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中亞地區成員國的態度上面，當中尤其以烏茲別克最明顯。在 911 事件美軍駐軍中亞之後，烏茲別克成爲美國在中亞地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其外交政策開始明顯的向美國傾斜，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合作出現冷漠的態度。2003 年之前烏茲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各項合作並不積極參與，當時俄羅斯分析家甚至預期烏茲別克極有可能退出上海合作組織。2003 年之後，烏茲別克的外交方向在美國和上海合作組織兩者之間搖擺，最後回到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體系之中，表現在上海合作組織 2004 年在塔什干舉行元首峰會與在塔什干開始運行的「反恐中心」。由於美國在提供經濟援助時，附帶條件是必須改善國內的民主人權狀況，這對烏茲別克造成壓力，是爲其外交取向轉變的原因。美國力求促進中亞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將會危及中亞現今的政權，這使得烏茲別克重新回到上海合作組織的各項合作中。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在 2005 年 1 月與當時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 Askar Akaev) 宣示，將共同抵抗西方國家以「烏克蘭模式」在中亞國家進行革命。²3 月阿卡耶夫就在一場暴動中被推翻下臺。

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建成之前，俄羅斯主要透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及其架構下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的「獨立國協反恐中心」和常備聯合武裝力量「中亞聯合快速反應部隊」，加強與中亞國家間的軍事合作，並取得在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的軍事基地。俄羅斯在中亞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的目的，是爲了加強俄羅斯在中亞地區軍事和安全領域上的作用，並與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基地抗衡，藉此制衡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從俄羅斯的戰略思維來看，爲維護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優先選擇是集體安全組織，其次是上海合作組織。由於烏茲別克並未加入集體安全組織，因此俄羅斯仍需要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來聯繫和烏茲別克以及其他中亞國家的合作。因此，俄羅斯也開始連結上海合作組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這兩個機制，在維護中亞地區安全方面的合作。

² Olga Dzyubenko, "Uzbekistan, Kyrgyzstan Vow to Resist Upheaval," *The Moscow Times*, 31 January 2005, Issue 3095, Page 4.

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建成之前，中國則主導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方向，除了打擊三股惡勢力，亦加強各成員國在經濟層面的實質合作，並在組織架構下主導了兩次的軍事演習。在 911 事件後，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以中亞為場景，以追求歐亞大陸控制權的新的競賽中，美國暫時取得優勢地位，俄羅斯是後來居上，中國則必須繼續藉由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和軍事合作，以維持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上海合作組織歷經 911 事件美國駐軍中亞的衝擊之後，並沒有弱化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組織，相反的，隨著組織機構的健全，組織架構下的各項合作仍繼續進行當中。在中亞地區，俄羅斯和中國也將繼續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來與美國進行地緣政治勢力的爭奪戰。

大競賽是在某地區某個時期整個地緣政治中的一個部分。在 2004 年蒙古成爲上海合作組織的觀察員之後，2005 年 7 月 5 日，上海合作組織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舉行成員國高峰會，在這次會議中發表的元首宣言有一段內容十分值得關注：「由於阿富汗境內反恐戰爭的主要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認爲，參加反恐聯盟中相關國家，有必要訂定使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境內軍事設施，以及在這些國家駐軍的最後期限³」，可以看出中亞國家對美國駐軍中亞態度的轉變。

此外，這次的高峰會通過決議，接納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爲組織的觀察員。⁴目前，上海合作組織結合了位居歐亞大陸的俄羅斯、東亞的中國、中亞四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西亞的伊朗、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未來上海合作組織與這些新加入的觀察員的互動，對於觀察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發展，以及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權力競逐，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³ “Мионов: США должны прислушаться к мнению ШОС,” от: <http://www.strana.ru/stories/01/09/13/1553/252806.html>

⁴ Никита Петров, “ШОС. Первые шаги к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блоку,” 5 июля 2005 от: <http://www.strana.ru/stories/01/09/13/1553/252718.html>